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

作者：叶浩生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建议发表此文，有一点儿意见供作者参考：可不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增加一些有关认知具身论在方法问题上有那些新的突破？篇幅不要过长，点到即可：

回应：

接受审稿人的建议，对具身的方法论意义作了补充：从理论层面来说，具身研究也具有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从“具身”的视角来看，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映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功能可示性”概念揭示出，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动作都可能对知觉表象的形成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人们的认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反映”的过程。认知是被身体和环境的互动塑造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建构”出了我们的认识。

审稿人 2 意见：

文章有一些不足之处：

1. 文章的题目不太适当，认知与身体：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后面的理论辨析似乎有些累赘，是不是可以改为：认知与身体：“具身”的涵义。请作者再考虑。
2. 究竟怎样理解“身体学习”？身体学习和身体经验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怎样理解“extended cognition”同“embodied cognition”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在 2.4 作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具身”中，对这个问题有所交代？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具体修改如下：

1. 根据审稿人对题目的意见，修改题目为：认知与身体：“具身的涵义”
2. 在文章第一部分中，阐述 clark 的“弱具身”观点时，增加了：所以 Clark 提出了“扩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以区别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概念。以说明 extended cogniton 同 embodied cognition 的关系。
3. 在 2.1 中对身体学习的涵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已经用红颜色标识出。

第二轮

主编意见：

同意分管主编的终审意见，即作者已经在心理学报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未发现这第三篇有的见解和新的实验数据。 2、 作者能否提供“非具身”、“弱具身”、和“强具身”分

类的科学依据，而不是作为热门话题谈观点。又能否介绍用“具身”认识方式或概念对科学实践所作的贡献或新发现。 3、 在“具身”研究的意义部分，所举的例子缺乏说服力。如将心理学与生物学、神经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建立广泛联系这一科学发展必然趋势，及体重超重不只是身体的问题，也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这些普通常识，看作是具身研究为认识“身心关系”提供新视角，或对心理学的应用实践带来新契机的说法太牵强附会。 4、 补充一些新的有关具身研究的实证性资料和文献 如： Richard A. Abrams *, Christopher C. Davoli, Feng Du, William H. Knapp III, Daniel Paull. Altered vision near the hands. *Cognition*, 107 (2008) 1035–1047 Christopher C. Davoli, Feng Du, Juan Montana, Susan Garverick, and Richard A. Abrams. When meaning matters, look but don't touch: The effects of posture on reading. *Memory & Cognition*, 2010, 38 (5), 555-562

回应:

1. 题目改为：“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因为这篇文章是从理论心理学的角度对各种“具身”(embodiment)观点进行辨别、分析和讨论，进而对“具身”的本质涵义进行界定。
2. 为了使读者了解本文与之前两篇文章的不同，增加了下面这句话：由于之前的文章已经对具身思潮兴起的背景和基本观点进行了初步探讨，目前这篇文章的侧重点就在于澄清在“具身”涵义上存在的各种模糊观点和疑问，让读者对究竟什么是“具身”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3. 在文章第一部分的开头增加“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以怎样看待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为划界标准，可将各种理论观点粗略地划分为“非具身”、“弱具身”和“强具身”(Meteyard et al, 2012; Dempsey, 2012)。”以便让读者知晓非具身、弱具身、强具身的划分标准是怎样看待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4. 对文章第一部分的第9个自然段进行修改，增加了：“以“前”、“后”观念为基础，人类又衍生出“进步”、“后退”的抽象概念。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能观察到360度视野的生物有着人类一样的“进步”、“后退”的抽象观念。”
5. 在2.1作为身体学习的“具身”中，增加一个实践案例：Strati(2007)介绍了一个建筑工人怎样利用身体的感觉-运动经验进行工作学习的案例。这些工人可以熟练地在房顶行走，但是这一技能的获得利用的不是命题性的知识，而是脚部同屋顶的触觉体验、他人行走的视觉经验和脚部行走发出声音的听觉经验。换言之，屋顶熟练行走的技能是通过身体经验而获得的。
6. 在3.1身体参与认知中，增加一个实验案例：Rotella & Richeson (2013)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证实，当被试在典型的内疚、后悔的身体姿态下，比在傲慢、自负的身体姿态下，更愿意承认自己或群体内成员的过失行为，更愿意对过失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7. 因为镜像神经元的例子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使用过，因此，在3.2知觉是为了行动中，删除了镜像神经元的例子，替换以下这段话：功能可示性概念指出了知觉中的行动成分。知觉的形成受到知觉主体与被知觉对象之间空间关系的制约，知觉主体的行动能力和被知觉对象提供的行动可能都影响了知觉表象的形成。在这里，环境作为被知觉的对象并不是

一个静止的客体，其性质是被主体作用于世界的动作决定的。以这种观点来看，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们本身的物理形状，而在于给知觉主体提供什么样的行动机会。在 Goel et al. (2013) 的虚拟现实实验中，被试面临不同的虚拟环境。不同的环境提供了不同的行动机会，因而影响了被试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和继续参与实验的愿望，并对最终的学习产生影响。Abrams et al. (2008) 的实验也证实了手的位置影响了视觉信息的加工，这些实验结论都说明了知觉和行动的一体特征，同时也说明思想和行动、身体与心智、理性思维与运动能力是互动耦合的一体关系。

8. 在 3.3 意义源于身体一节中，删除镜像神经元的例子，替换为: Slepian & Ambady (2014) 从身体隐喻的角度论证了身体的感觉-运动图式与理解和判断之间的互动影响。在他们的实验中，实验者把重量和时间进行匹配，通过阅读理解让一部分被试建立“过去比现在更沉重，对自己发展更重要”的概念隐喻，让另一部分被试建立“现在比过去更沉重，对自己发展更重要”的概念隐喻。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让被试对一本 1984 年出版的、封面看起来有一定年头的书和一本 2011 年出版的，看起来比较新的书(实际上是同一本书，仅仅是封面不同)进行重量和受欢迎程度的判断。实验结果与实验者的预期是一致的：“过去—沉重”隐喻组认为 1984 年的书重量上更重，更受欢迎；“现在—沉重”组判断 2011 年的书重量上更重，更受欢迎。实验说明了身体感觉运动图式、理解和判断、抽象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说明意义的产生离不开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身体的活动造就了事物对我们的意义。
9. 在文章第 4 部分，有关具身研究的意义段落中删除：“与生物学、神经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建立广泛联系。”增加：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学家一直在聚焦意识的“中枢论”和聚焦行为的“外周论”之间徘徊。中枢论以“内部心理过程”为焦点，忽略外部环境和行为因素，而外周论则关注环境和可观察行为的研究，忽略内在的意识因素。“具身”的研究以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为参照，从“一体论”的观点看待认知研究，综合考虑意识、身体和环境的影响。
10. 删除“依照传统观点，体重超重仅仅是一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对心理健康不会产生过多的影响，但是具身研究的身心一体论却告诉我们，身体超重将改变人的运动方式，而运动方式会影响人的思维和情绪，对心理健康产生冲击。”

最后想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同前面两篇在心理学报上的文章是一个系列，第一篇重在阐述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是一个从心理学史角度看待认知科学新进展的文章，第二篇重在以具身认知思潮为背景，论述认知与身体的关系，是一篇理论心理学的文章；这一篇文章是一个“具身”概念的理论分析，因为近年来围绕着究竟什么是“具身”进行了很多讨论，在具身概念上存在着许多疑问，我尝试对具身概念进行界定，提出我自己的观点。